

小鄉誌大視野 沖繩與那國島修史事業展現的胸襟與志氣

黃智慧*

〔摘要〕

沖繩與那國島位於日本國土最西端，是最靠近台灣東部的邊境島嶼。本文目的在於討論該島修史事業的組織和運作方式，探討為何如此小人口規模的社區，卻有如此宏大視野？除了島嶼本身邊境之島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島嶼奇特的歷史命運之外，來自外部的豐富文字紀錄，加上主事者對於鄉土文化的堅定熱愛以及行政當局全力支持應該是主因。後者，廣泛見於二次大戰後從廢墟中浴火重生的沖繩打造地方史運動的工作者身上，也一併予以介紹。

〔關鍵字〕 與那國島、沖繩、八重山群島、鄉土史、地域史

* 作者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本文最初發表於2015年10月21日「臺灣原住民族地區方志編修成果與問題研討會」（原住民族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合辦），感謝與會學者以及匿名審查人賜教，作者受益良多。

A Macro-View of a Small Township Gazetteer: Magnanimity and Ambition as seen in the Gazetteer of Yonaguni, Okinawa

HUANG Chih-huei



Yonaguni Island of Okinawa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most territory of Japan, and it is the island closest to the eastern border of Taiwa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compiling the gazetteer of Yonaguni Island, and explores why such a small-sized community has such a large vision. The main reasons have to do with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island, which created a unique historical destiny, and the existence of rich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outside. Besides, there was support for local culture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The latter reason is the result of a movement to construct local history, widely seen in the Okinawa Islands after the destru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which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Yonaguni, Okinawa, Yaeyama Islands, local history, gazetteers



緒論

沖繩與那國島位於日本國土的最西端，距離台灣東岸蘇澳僅有大約 111 公里，對日本而言，是國土有人島的最西端，也是最靠近台灣的邊境小島。全島的行政區屬於一町（約同於台灣的「鄉」級單位），在沖繩縣的八重山郡管轄下，距離八重山郡的行政中心石垣島約 127 公里。

與那國島面積 28.95km²，與台灣鄰近周遭島嶼比較起來，比綠島（15.09km²）和小琉球島（6.80km²）大，但是比蘭嶼島小，大約是蘭嶼島（48.39km²）的三分之二。與那國島人口數 1,544 人，遠遠不及於小琉球（12,541 人）、蘭嶼（4,993 人）、綠島（3,814 人），可算是台灣近鄰百公里內的島嶼中，人口最稀少的小島。¹

甚且，與那國島的獨特語言，2009 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發表世界瀕危語言的統計中，還被列為日本少數僅存的嚴重瀕危語言（seversly endangered）。²

以如此小規模的人口數與陸地面積，與那國島卻擁有非常獨特的歷

¹ 以上人口統計為 2015 年 5 月各官方網頁發表之統計數字。

² UNESCO 於 2009 年統計全世界瀕危語言，日本有 8 個上榜，被列為極度瀕危者（critically endangered）有 1（阿伊努語），嚴重瀕危者（seversly endangered）有 2（與那國語，八重山語），其他 5 個語言明顯瀕危（definitely endangered）者為奄美語，國頭語，宮古語，首里語，八丈語。

史、語言與文化，和其鄰近八重山諸島差異甚大。如同其他無文字民族一般，島嶼的歷史除了考古發掘之外，多存留於歌謠、傳說、地標以及來訪的外人紀錄（如：探險家或遭難者）中，需要加以解讀才能理解。20 世紀中葉以後，民間一位醫生池間榮三先生於 1959 年自費出版《与那国の歴史》，這是唯一的歷史相關書籍，也是當時來到島上進行研究工作必須參考的書籍。該書資料始於其岳父新里和盛於 1930 年代的訪查與彙整，後續由池間與妻子苗合力完成。新里的家系源自島中央舊聚落的古老家族，所依據也是長老所述。其他關於與那國島的文史資料，島上自己編輯出版的只有數冊「教育委員會」所做的民俗資料調查，或者其他更偏向當代的故事或回憶，品質頗佳，為數卻甚少〔宮城政八郎 1993；与那国町教育委員會（編） 1988；宮良保全 2000；宮良作 2008〕。因此，一直到 1995 年起，鄉公所（日文稱：町役場）才開始展開一個規模宏偉的編輯計畫，到 2013 年止，該島鄉公所一共編纂出版了 4 大冊、合計 2127 頁的鄉誌，可謂成果斐然，4 冊的書名分別如下：

- 1997 《与那国町史（別卷 I）記録写真集：沈黙の怒涛どうなんの 100 年》，320 頁。
- 2002 《与那国町史（第一卷）：交響する島宇宙・日本最西端どうなんちまの地名と風土》，484 頁。
- 2010 《与那国町史（第二卷）民俗編：黒潮源流が刻んだ島・どうなん国境の西を限る世界の生と死の位相》，683 頁。
- 2013 《与那国町史（第三卷）歴史編：黒潮の衝撃波・西の国境どうなんの足跡》，640 頁。

本文目的在於介紹該鄉治史單位「與那國町史編纂委員會」的組織

和運作方式，擬探討為何如此小人口規模的社區，能有如此寬廣宏大的視野？除了島嶼本身在台灣東方海上的特殊性—邊境之島的關鍵位置，造就了島嶼奇特的歷史命運之外，擁有來自外部的豐富文字紀錄，加上主事者對於鄉土文化的堅定熱愛以及行政當局全力支持應該是主因。而後者，廣泛見於二次大戰後從廢墟中浴火重生的沖繩打造地方史運動的工作者身上，文後也一併予以介紹。

一、編輯事務組織架構

有鑑於長久以來，並沒有一部為與那國島專門治史的專書。1995年（平成7年）2月1日，由與那國町鄉公所決定成立「與那國町史編纂委員會」，開始了一段由行政機構發動集體共同造史的漫長歷程。

其組織的型態與架構說明如下：

（一）與那國町史編纂委員會

委員長 1 人：由當地具有行政首長歷練的耆老出任委員長，最初的委員會編纂「別卷一」時，由宮良博委員長出任，他是前任鄉公所秘書長。

委員 11 人：當地文化耆老（例如：池間苗女士，是當地唯一民俗資料館的館長，後來也長年擔任文化財保護審議委員長）、中小學的老師、校長，以及漁會、教育委員、民俗藝能傳承保存會的會長、副會長以及鄉公所內文化科的職員。

（二）與那國町史編纂專門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和前述（一）只差二個字「專門」。其委員有 10 人，成員都是島外的專業人士，和前述當地耆老有所區別。從一開始，成員就包括具有縣史編撰經驗的浦添教育委員會文化課主任，石垣市史編輯委員，石垣市立八重山博物館館長、沖繩縣立博物館館長、以及國立琉球大學教授、沖繩國際大學教授、沖繩大學教授、琉球新報編輯局長等。其專業包括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博物館學、經濟學、新聞學等。其功能在於補足（一）專業知識之不足，並在後來紛紛成為最佳撰稿者。

（三）町史編纂事務局

町史編纂事務局：成員為局長 1 人，助理 1~3 人。事務局長米城惠從 1995 年至今擔任此職務，由他擔任平台，連結（一）（二）間學者專家與當地文史耆老。

這樣的組織模式，基本上就成為編輯各卷町史共通的架構。亦即：
（一）與那國町史編纂委員會 + （二）與那國町史編纂專門委員會 + （三）町史編纂事務局。

上述三種組織，再加上更機動任務編組、以主題分工的「小委員會」和鄉公所職員與執筆者，即是每一冊的組織架構。例如：在《別卷 1》是以影像（相片）圖錄為主的方針，所以又成立了「寫真集編纂小委員會」3 人。特別邀請攝影家、校長、文史出版社等專業人士來擔任委員。

這上述組織之外，鄉公所內的企畫科的職員 3 人加上寫作群協力者的貢獻，構成《別卷 1》的組織。

當時大概沒有想到，整體編纂過程要經歷這麼多年。前述（一）地方耆老的委員會，後來隨著自然凋零，變動比較大，幸運的是（二）專家學者這邊的成員，基本上更動性不大。尤其與那國島町史編纂事務局の局長，這 20 年來表現稱職，一直持續由同一人在做。也因此，20 年來雖然只有出版 4 冊，各冊的風格特色和前後的層次，都保持一貫水準，其中靈魂人物米城惠功不可沒。

米城惠是與那國島出身的當地人，年輕時曾經到沖繩本島擔任過琉球新報的記者多年，1994 年回到故鄉，專心從事此任務。他雖非文史專業，但其記者本行，很能尋訪適切的文史專家來執筆撰寫，而且他是本地人，母語自然流利，能傾聽居民和耆老聲音，發掘當地史料。每當釐清一個小主題或照片、習俗的解題後，他會先以專欄的形式在八重山地方的定期文史刊物上發表，然後累積小主題，最終成為町史編輯上有用的資料。20 年來他努力不懈工作，然而職位在鄉公所內，屬於雇員，並非鄉公所正式職員，但他仍為了故鄉的歷史傳承，留在島內，埋頭深耕。在完成了町史《別卷 1》和第一卷之後，米城的貢獻也受到肯定，榮獲沖繩 TIMES 出版文化賞特別獎，風土研究賞以及八重山每日文化賞等獎項。

二、從記錄寫真集出發：「島民參與型」的編輯方針

1995 年成立了「與那國町史」相關的編輯組織時，他們決定先做好

影像紀錄的保存和收藏。由於 1997 年是與那國町（鄉公所）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所以最早的規劃即是要趕上在那年出版町史的第一冊。可是，和其他地方誌作法很大不同，最初一本《與那國町史》系列，竟然是從「影像紀錄集」出發，而且非從正文，而是從《別卷》先出版。

在作法上，可以看出他們有三個方向分頭進行：其一，1995 年起，他們開始呼籲町內民眾提供家中的影像紀錄，由事務局成員挨家挨戶去拜訪，取得同意，重新翻拍，先做收集。其二，呼籲在島外的與那國島出身的同鄉會組織，石垣島、八重山群島、宮古群島、沖繩本島甚至於到東京的同鄉會，擴大收集的範圍。其三，另又組成小委員會，請專家提供並搜尋過去曾在書市流通，或者已經被出版過的影像紀錄。

在一方面收集、整理相片的同時，事務局從 1996 年 1-4 月期間，在地方上的報紙〈八重山每日新聞〉上開闢專欄，稱為「與那國、彼時、彼人」，每週 2 天，定期刊登老照片和說明文的專欄，引起大家的注意，提高島上居民之間的話題性。

同 1996 年 8 月，在島內熱烈展開豐年祭之同一期間，他們先公開一場老照片攝影展。很多人回來家鄉參加豐年祭，觀眾湧入，獲得好評。

來觀展的民眾，在會場內請他們寫下對於「町史」的期許，這些期許日後成為對編纂事務局成員的鞭策和鼓勵。事務局成員也有機會讓居民理解「町史」的作法和理念，具有雙向溝通的作用。

在這些作法底下，在 2 年期間內，編輯部門就收集了超過 3 萬張的照片。從中先挑選了 3 千多張作為候補，再由專家嚴選 814 張老照片，終於成就《別卷 1》這一巨冊的內容（圖 1）。他們不僅把老照片視為歷史紀錄或資訊的乘載工具，同時重視挑選能凸顯與那國島特色的照片，並做一些特殊美學處理，希望讀者從中獲得感動。



圖 1：《与那国町史》別卷封面

因此，《別卷 1》的編輯方式，最初先呈現由編輯委員會所撰寫具有與那國島特色，文情並茂的幾個主題。例如：與那國島紀聞（整體歷史概說）、村落的變化、古老家族、國境之島等這些主題，彰顯了與那國島歷史的重要特色，之後，才以全方位關照並歸類老照片，各主題包含如下：

生活、家族肖像、人物、祭典、民俗藝能、活動儀禮、戰爭、終戰、黑市貿易、學校、各類市民團體活動、產業、交通、災害事故、全日食、行政、體育、環太平洋時代、締結姊妹都市（花蓮）等做成小項目。

這冊是町史系列的第一本出版物，最後也附上了「與那國歷史年表」。值得一提的是，與那國島最早有系統性的民族學觀點的影像，和台灣原住民族一樣，是從鳥居龍藏（1870—1953）所展開。

台灣原住民族的攝影要從 19 世紀末當時東京大學囑託鳥居龍藏來台，帶著感光玻璃底片的厚重照相機而展開。鳥居民族學所踏查之地，包含台灣、沖繩、千島群島、西南中國、滿蒙等地，也是日本人類學史上最使用照相機，留下珍貴影像紀錄的地方。

鳥居 1896 年完成第一次台灣調查旅行之後，在坐船返回日本的途中，就曾經短暫停留在沖繩本島幾天進行調查。後來，他回到東大文學院，在旁聽語言學的課上，遇到一位來自沖繩的年輕人，變成好朋友。這位年輕人就是日後被稱為「沖繩學之父」的伊波普猷（1876—1947），因為有伊波這位良友相伴，鳥居在 1904 年 6-7 月之間，首在八重山地區展開正式人類學調查研究，他不僅發掘了石垣島的川平貝塚，他也攜帶當時最先進的科學利器——玻璃感光照相機與蠟管錄音機，為八重山地區留下珍貴的影像和聲音的紀錄。可惜聲音的紀錄沒有留下，但是，影像紀錄在 1990 年代以新的技術修復成功，使得後人得以一窺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年的亞洲這些地區的人群文化生活樣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館（編）1994：21-32〕。

在本冊《別卷 1 記錄寫真集》內，雖然並未收入鳥居龍藏所拍攝的與那國島照片。不過，年代上選取最早的寫真也是從 1904 年開始，一直收到晚近 1980 年代。封面相片是與那國島的土族家留下的一張珍貴相片，攝影時期一樣是 1904 年，這是為了祝賀站在中間後方的少女，

名叫：Nasa，滿 13 歲時，請專業人士所攝。在當地，女孩 13 歲代表可以出嫁的年齡，這一年可能是娘家為她做最後一次生日，所以家族成員間特別重視，還舉行賀宴。右手邊是長孫松田長明，他的穿著是當時男子的正式禮服。左邊那位氣質凜然，眼神銳利的老婦，名為松田那美真（1834-1911），是二位年輕人的祖母。雖然世居偏鄉荒島，讓當地文史專家驚嘆的是，她手持蒲扇，渾身散發一種尊貴的土族氣息（按：土族即是王國的官員或臣屬諸藩的武士階級）。她在當地的威嚴與聲望，其事蹟還流傳至今。

筆者也對照發現，那美真即是 1904 年鳥居龍藏所攝影當地女祭司之一（圖 2）〔与那国町史編纂委員会事務局（編）1995：90-91〕。肩負著介於人神之間、要為全島島民消災祈福之重責大任，女祭司精神力量似乎勝於常人。與那國島本來就有女巨人傳說，社會上女性發言權特別強，向來被認為具有極為明顯母系社會的痕跡，也在八重山群島中獨樹一格〔黃智慧 1995〕。從這張照片，即可吐露出島上女性長老的權威，以及對於女兒成年的重視。



圖 2：1904 年與那國島上的女祭司（鳥居龍藏攝影）

此外，鳥居也著眼當地背負嬰幼兒的一種特殊風俗，稱為 *kumya*，不同於其他日本地區，當地的女性習俗，是用包袱巾把嬰幼兒背在身體的側面。這和北方日本與西方大陸漢文化系統的後方背法，有很明顯差異（圖 3）〔与那国町史編纂委員會事務局（編）1997：38〕。與那國島這樣的習俗一直流傳到 1930 年代仍有影像紀錄。而這樣的習俗，筆者發現，在 1860 年代台南六龜地區探險家必麒麟（1840-1907）拍攝的平埔族婦女嬰兒背法的紀錄，也有同樣習俗（圖 4）〔必麒麟（著），陳逸君（譯）1994：152〕。直到今日，馬來、印尼諸島的女性仍然側背嬰兒，可以想見與那國島的民俗與南方諸島關係之密切。



圖 3：1904 年與那國島女性側背嬰兒
（鳥居龍藏攝影）



圖 4：1860 年代台南六龜地區婦女側背嬰兒
（必麒麟攝影）

三、町史第一卷：日本最西端的海洋風土交響曲

在出版了第一本鄉誌巨著，但卻是以為真記錄為主題，接下來，與那國島所選擇的第一卷町史（圖 5），其主題也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編輯部門花了 5 年的時間，先收集彙整各類關於島嶼的地圖。由於地名會變遷，行政區域劃分或土地重整事業等，都會造成公私有土地邊界的變動。因此，編輯事務局確認過去這些地圖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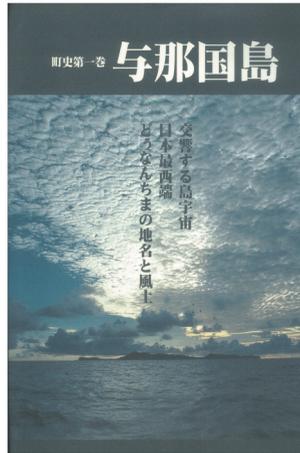


圖 5：《与那国町史》第一卷封面

地名，同時也普查了幾乎島上的每一吋土地。他們發現這個約莫只有 6 個東京巨蛋大小，或說只有蘭嶼島 2/3 土地面積的小島，竟然可以確認多達 2,300 多個地名。這個事實顯示了小島具有極為豐富的地形與人文地理。

在編輯方針上，本卷以與那國島在空間位置上的大架構為先，從巨視 (macro) 的角度切入，逐漸進入微視 (micro) 的世界。

與那國島的島嶼空間，從日本為中心的角度來看，有二大特色：

- I. 日本國土的最西端，邊陲之島。
- II. 黑潮最先接觸點，玄關入口。

這二項地理特色，除了決定了島嶼人民生活的框架，亦即邊境離島，遠離中心，設施不足等人文條件，也決定了島嶼的氣候、生態資源與生計條件。

在太平洋西側的暖流黑潮，乃從菲律賓呂宋半島的東方海上開始往北流，經過台灣東部海上，就日本國土而言，第一個遭遇的就是與那國島。因而，從黑潮的角度而言，與那國島其實是日本的入口，也深深影響著島嶼的海文、天象等各種現象。

《町史》系列很重視氣象特性的撰寫（分述於本卷、第三卷），前氣象測候站長正木讓曾描述，與那國島的天氣變化非常急遽，除了處於黑潮流洋的正中央之外，由於島嶼的實際距離上，和台灣大島比較接近（距離蘇澳 111 公里，距離石垣島 127 公里），因此整體大環境與季風、濕度等氣候條件都受到高山聳立台灣大島的影響，年平均溫度 23.5 度，年降雨量 2,400 毫米，氣候較類似於台灣島的東部海岸，反而和八重山其他如石垣島、西表島的差異比較大〔正木讓 2002：342〕。

檢視了日本、沖繩列島的空間架構之後，收集歷史上的與那國島嶼地圖，即成為本書編輯的另一個重點。本書收集的地圖，以 1647 年（江戶時代正保年間）的〈國繪圖〉（kuniezu）的與那國島圖為最早。所謂〈國繪圖〉是江戶幕府為了行政與軍事的目的是，在日本各地命令各藩國，進行前後 5 次繪圖測量系列中的一環，其內容包含各類資料，非常精細準確。這幅屬於〈正保國繪圖〉，包括整個琉球國各島的繪圖，乃由薩摩藩藩主島津久光所負責進行。本書花費許多篇幅，解析這數次的繪圖作業中的與那國島嶼圖，包括：古地名、村名、當時的海港、航道、礁岩位置、農作物產值等，極為詳細。

本卷另一重點，即是對綿密遍佈整個島嶼的地名介紹。為何事務局的

眼光要執著於地名詳盡的介紹？因為地名除了牽涉到私有土地所有權，也牽涉到宗教儀式。島嶼最重要的祭典，即是冬季的「村祭」(Machiri)。當女性祭司們向天神祈禱時，需要唱頌島上各山川海岸地點的名稱，後面加上「主」，亦即各地都有神靈掌管，必須要唱頌齊全，才能完成祭儀。不僅如此，島人原本沒有姓氏，姓氏的習俗是沿襲自土族，一般庶民百姓要從 19 世紀中葉明治時期開始才冠姓。當地人民都只有名字，前面加上家屋的名稱，因此，與那國島的家屋也都各有屋名，當地稱為「屋號」。家屋的名號也關係著社會組織的運作，這也是土地、田園、家屋名發達的原因。

而這樣的文化現象，1970 年代抵達當地調查的人類學者調查團隊也有記載，他們發現不僅僅是村落的周邊被精細的劃分，陸上每一筆耕地、海上每一個漁場都有名稱，連岩石、海岬、山、小丘、湧泉、聖地等也都有固有名稱〔渡邊欣雄（編）1978〕。這樣的特殊文化現象，當地耆老也已經有所整理，編輯部門雖然花費了近 5 年的時間，但還是自承十分受益於地方耆老（富本正美、新村政二、西銘行雄、久部幸雄）先前記錄成果，終於在這個東方海上袖珍小島上，彙整出 2,300 多個地名，成就了本卷此一巨冊。

四、町史第二卷：島嶼民俗、生與死的層位

町史出版二冊之後，時間過了 8 年，第三冊（第二卷民俗篇）才問世（圖 6）。在 21 世紀初期，島上的行政體系隨著日本政治環境而產生變化。島上人口稀少，財政上不足以負擔一個鄉公所規模，歷經是否要與其他行政區合併的困難抉擇後，與那國島民還是選擇一條自立自主、不合併的

路。他們做出讓所有鄉公所職員減薪的決定，才能應付財政困難之窘境，也影響到本卷的出版進度。

另一方面，編輯部門覺得這段期間，如同在跟時間賽跑。出生於 20 世紀前期，能夠自然傳承前近代文化（歌謠、儀式、民俗等）、沒有受到 20 世紀後半急速工業化、大量商業複製文化影響的耆老，正好在這段 21 世紀初期逐漸自然凋零。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原本島上的祭司系統，共有 12 人，分別掌管全島的聖地。到了 1990 年代剩下 3 人，2000 年代初期只剩下 1 人，已經難以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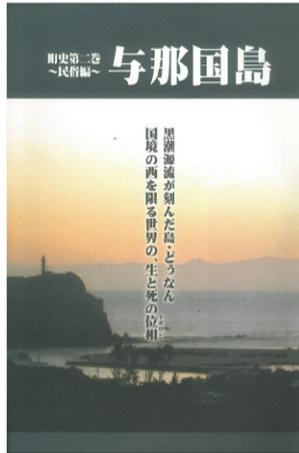


圖 6：《与那国町史》第二卷封面

這樣的困境，也呈顯在本冊「與那國町史編纂委員會」的地方文史耆老名單中。原本 12 名成員大幅更動，人數減少到 9 名。因此，編輯部門在本冊裡，除了收集地方耆老留下來的紀錄之外，開始加入外來的民俗學、人類學專業所撰寫的新舊論文，而編輯成此書。

本卷乃針對一年當中所有的歲時祭儀、島上神聖地點、祭祀空間、飲食文化以及與那國島人的生命儀式為主題而編成。其中歲時祭儀為編輯部門訪談耆老所得，對於村落儀式的描述可為鉅細靡遺，其他部分則篩選島外專家的著作，重新編輯成冊。其中包括後日被稱為日本「民俗學之父」的柳田國男（1875-1962）於 1921 年所撰《海南小記》書中的一篇札記，

篇名〈與那國的婦女們〉。柳田描述在 1921 年時，到與那國島旅行時所遇到女性的模樣。他的觀察細膩入微，文中提及預見一名女士手掌背上有紋手的模樣，也談到與那國島人擅長於唱歌以及人情世故社會氛圍，十分引人入勝。

最後一章，編輯部特闢一個章節談死亡儀式。死亡是島民一件大事，與那國島位處邊陲，路途遙遠，沒有焚化設備，沒有佛寺，也沒有僧侶來唸經，因此，所有島上亡故者都還是舉行土葬。傳統的喪葬儀式都得要靠鄰近村民與親戚來共同協助才能完成。他們沿路哭泣，列隊行走，一直從村內送到崖邊才入葬。這些過程直到今天，都還依循著傳統方式進行。

回到本卷的最初章節中，有二份特別邀稿。編輯部門邀約日本民俗學者谷川健一和筆者 2 人來撰寫有關與那國島民俗文化在更大範圍——東亞文化中的位置。谷川和筆者都不約而同，從與那國島最古老的文獻——1477 年《朝鮮成宗大王實錄》105 卷《濟州島民漂流記》開始談起。這份文獻十分奇特，是朝鮮國王朝的歷史實錄，其年代記載非常確實。其實，在 15 世紀之前，琉球王國沒有確切年代的史料。說起來這份漂流記，可算是整個琉球王國史料中，最為古老的一筆紀錄。而這份漂流見聞記錄，正是從與那國島的見聞開始談起。因為濟州島民出島後遭遇海難，被颶風吹向南方，最後是在與那國島被救助起來。倖存者 3 人在島上被收容長達半年時間，後來歷經八重山諸島、宮古諸島、沖繩列島、九州而被送回朝鮮國。所以對於與那國島的紀錄最為翔實，成為見證 15 世紀與那國島民俗生活最好的史料。

谷川（1921 年生）是日本民俗學界知名學者，多次獲獎，撰稿時已

經年屆九旬高齡。他的論文主要談與那國島和西表島這二個島嶼，因為有高山，故有河流，也因而生產木材和稻米，在包括宮古群島、八重山群島在內的各個珊瑚礁島嶼群中，必定會成為大家競相爭取的資源島嶼，以此凸顯與那國島的特色與重要性。

筆者先前在 1997 年曾經為文分析過這份文獻，當時比對很多台灣原住民族的風俗習慣，提出宮古、八重山群島和台灣東部，以及更南方的巴丹群島（Batanes）、巴布樣群島(Babuyan)共屬於一個「東台灣海文化圈」的概念〔黃智慧 1997、2000、2005、2008、2010〕。後來經過更多項主題印證。包括起源神話傳說、祭儀型態（玉祭）等。在本卷這一篇文中，筆者綜合前述成果，加以確認比對島嶼的各種習俗，包含：1.裝飾文化。2.飲食文化。3.居住文化。4.農耕文化。5.埋葬文化。6.社會組織等六個項目，分析和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的類緣共通性。

此外，筆者也提出了前一冊町史分析地圖時所沒有提到的二份地圖：其一，時間上比薩摩藩〈國繪圖〉更早，在 16 世紀後期的〈角屋皮製航海圖〉以及 19 世紀末歐洲人來到此地所測繪的與那國島地圖。藉此說明與那國島在北太平洋西側海路上，作為南北通路的中繼位置的重要性。而在與那國町史 4 大冊中，筆者為參與撰寫町史唯一的外國人，實感榮幸之至。

五、町史第三卷：時間為島嶼刻劃的痕跡

如前所述，與那國町史出版的順序，從影像集開始，陸續刊行風土地名篇、民俗篇，到 2013 年完成的這一卷，才稱為《第三卷歷史篇》（圖 7）。

所謂歷史，對於原本屬於無文字民族的與那國島居民而言，一直到 1500 年琉球王國攻打並征服與那國島，而 1510 年明確派遣官員統治，才算進入有文字記錄的這一段歷史的時代。或許財政更加困難了，本冊與那國町史編纂委員會的名單減為 6 名，事務局只剩局長 1 人，之前有 1-3 名的助理，也都沒有。本卷事務局只靠米城惠一人獨力完成，此時他已年逾七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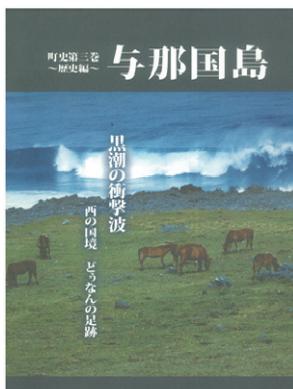


圖 7：《与那国町史》第三卷封面

不論如何，這 20 年來，名單沒有變動的反而是專家學者這一塊與那國町史編纂專門委員，仍舊有 9 名。不僅如此，各學門專家經過 20 年，年資增長，職員變成館長、教授變成名譽教授甚至是大學校長等，這些專家們似乎蓄積了 20 年的功力，紛紛在本冊出現，他們為與那國島撰寫各領域的歷史，對於一個偏鄉邊陲島嶼而言，其水準之高，如同精準的研究論文，令人驚異。

雖然本冊預定要進行歷史時代的論述，不過，編輯方針上還是先談神話，然後進入史前，才進入歷史時代。因此，專門委員中的考古學者花費篇幅，解釋豐富的地下考古發掘材料。歷史學者則論述琉球王國史料中的與那國島位置，以及在 17 世紀之後薩摩藩壓迫下被抽取人頭稅生活困苦的近世時代，以致於 19 世紀被納入日本帝國版圖之歷史演變。

這一卷又花費許多篇幅論及與台灣的關係。1895 年台灣版圖割日，與那國島與台灣之間的國境界線消失，明顯開始受到台灣大島政治經濟的

影響。20 世紀前半大量該島青年來到台就學就業，影響所及，回鄉之後，該島的公共衛生及文化水平都高過沖繩本島的農村甚多。戰後初期，為期數年時間的走私貿易，因幣值不穩，盛行以物易物，給與那國島帶來很多的人潮；一時景氣繁榮，人口大增。但是隨著美軍佔領日本成為事實，台灣的國境也確立後，走私貿易被佔領美軍取締殆盡，與那國島的人口從 3 萬人逐漸減少至今千餘人。這個部分編輯部收集各種口述歷史與訪談記錄，文史專家努力追查，做了非常細緻詳盡的訪查。

最後，加上前幾冊沒有處理到的各主題領域，例如：數個世紀以來島嶼人口消長的變遷紀錄，這是很重要的基本資料。還有，明治年間到大正時期來此的探險家們眼中的人文風情，尤其是 1893 年明治時期大探險家笹森儀助（1845-1915）也曾來到島上，留下第一手文史記錄。其他如：八重山和宮古群島對與那國島發生的歷史上的來往關係，農業（農民）的歷史演變、藝能（音樂舞蹈）的歷史，以及女性所擅長的織物歷史、紋樣分析等等，對於這些主題，編輯部也請到沖繩或日本的專家來撰寫，將一個小島的人文歷史所能觸及的範疇完整設想，推向另一層深度。

六、沖繩縣打造歷史運動：後殖民時代的解殖民步伐

今年正值終戰七十年，對沖繩人而言，七十年前發生的沖繩戰（1945.3.26-6.23）是戰後餘生的沖繩人至今難以克服的傷痛。而這場在沖繩群島上發生的日美大戰，以 5 倍於日本軍力的懸殊狀況底下，造成日本軍人以及沖繩軍民犧牲慘重，三個月內日方死亡近 20 萬人（美軍 1 萬 5 千人）。沖繩方面，光是民間人被捲入而犧牲性命者加上沖繩出身就地參戰的軍人，戰死者超過 10 萬人，約是當時沖繩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場

沖繩戰所帶來家園和人命損失，造成家族記憶的極大損失，對文史工作者而言，最大的衝擊莫過於存放琉球王國歷代史料的首里城。舊王城被選作為日軍作戰的指揮總部，而遭到美軍強力轟炸，不僅宮殿城牆崩毀，數百年來累積的第一級珍貴史料也燒毀殆盡。

因此，戰後要重新出發之際，面對史料的闕如，加上被美軍佔領統治的恥辱感，這股堅決要找回自己的歷史的志氣，充沛在戰後治史者的心中。沖繩造史的工程又分成二大區塊來進行。其一是，前後綿延 500 年的琉球王國外交檔案《歷代寶案》全部燒毀，故求助於存放在東京和台灣的本，以大量的人力重新譯注。另外一個部分即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重新編纂《縣史》系列。這部分打造歷史的過程從 1965 年展開，一直至今日都尚未結束。縣史名稱經歷數次變化，以下將過程與卷數簡介如下：

表 1：《沖繩縣史》系列相關出版資料

書名	出版年代	卷數	編纂單位
《沖繩縣史》	1965 年～1977 年	全 24 卷 (23 卷+別卷 1)	琉球政府 (1965 年 4 月～) 沖繩縣教育委員會 (1972 年 5 月～)
《沖繩縣史料》	1978 年～2003 年	全 24 卷	沖繩縣教育委員會
《新沖繩縣史》	1995 年～2037 年(預定)	2012 年為止出版了 64 編(各論編 5 冊[1 缺、2 考古、3 古琉球、4 近世、5 近代]、資料編 23 冊)	沖繩縣教育委員會 (後改為「新沖繩縣史編集委員會」)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製表)

目前，《新沖繩縣史》系列正在進行「各論」第 6 編，也就是大家所矚目的《沖繩戰》系列，將是 43 年以來第一次正式改版。這些年來新調查累積的戰爭記憶、遺骨收集、美軍基地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等都收錄

在內，撰寫團隊有 39 人，620 頁，預計 2017 年出版。

事實上，相對於日本各地，沖繩本島不僅是現代史「沖繩戰」發生的特殊戰場，整體歷史的流脈，和日本史有很大的差異，對治史者而言無疑是很大的挑戰。沖繩本島在舊石器時期就有遠達 3 萬年的古人類遺骸出土，人類居住的年代極為久遠，由於並未發展文字，一直到 12 世紀之前，沖繩本島的歷史幾乎沒有文字記錄。14 世紀起進入琉球國三山王的時代，開始有比較多的文字記錄可考，並且向中國朝貢，留下大量冊封使節往來紀錄。17 世紀之後，琉球王國同時臣屬於清國和日本的薩摩藩，也因此沖繩歷史有其獨自的走向，無法期待日本史觀點來撰寫，必須依據沖繩當地出土史料來重新撰寫。

另一方面，相對於沖繩本島的「中央」而言，各地方所關心的歷史，自然又有不同。沖繩群島乃由數群多島所組成，南北分布長達 700 多公里，有人居住的島嶼也多達 50 個，這些島嶼構成的沖繩縣行政區下，又分為 11 市，5 郡，11 町，19 村。等到 1977 年，第一套《沖繩県史》刊行結束後，確立了戰後第一套中央版的歷史，事件年代明確化，各地方的市町村行政機構，即紛紛成立地方史的編輯單位，開始自己當地的造史運動。

1978 年 11 月，這些地方機構先組織了「沖繩縣地域史協議會」，加上數個學術機構，成員共有 48 個，幾乎所有的縣底下的行政區都加入了協議會。從此之後在會內，這些地方機構的撰史人員互相交換訊息，也共同討論、合作發掘史料、辦理研修活動，發行刊物等，持續至今。

1999年，在一篇其成立20年的回顧文內，協議會歸結他們共同的編纂理念〔仲原弘哲 1999〕：

- (一) 編纂地方史的目的，是為了居民而做。
- (二) 整備事務局的人力物力配置，組織完善的編輯委員會，訂定基本計畫。
- (三) 在市町村史編輯上，收集資料需有科學的正確性，編寫資料要讓居民可親近且容易活用。
- (四) 要花費必要的時間，收集發掘當地史料，累積調查研究成果，認真地先把史料編集做好。

以上的準則，是從事沖繩地方史的工作者實驗多年後得出的心得共識，簡明扼要，至今仍有參考價值。這一波地方造史運動推廣底下，各地蓬勃出版村落史或島嶼史，與那國島的町史發行，算是屬於較為晚期才開展，主事者應該是從中汲取了先前各地造史的寶貴經驗，才決定出如此獨特的編輯方針。

結論

以一個浮在台灣東方海上，人口1500多人，面積比蘭嶼島小，語言文化面嚴重瀕危狀況的袖珍小島，耗費20年悠久時程，打造了4大巨冊的鄉志歷史。這4冊內容豐富充實，調查功夫綿密，並邀請專家學者撰寫，無論從哪一個面向看，這樣的鄉土史製作過程，都值得稱之為高規格的待遇。這個高規格，不是他人所給，也不是來自行政高層的命令，而是島嶼上的居民，自己給自己的待遇。

前後貫串 20 年的光陰，若無眾多當地編輯委員、地方耆老，還有島外眾多專家學者持續支持鼓勵，行政首長無論財政多麼困難也堅定支持，這些人集結起來，終於眾志成城，才有今日成果。當然，還有一位自始自終打死不退的事務局長，雖是小島的人民，他們的胸襟與志氣，成就了亙古貫今、視野宏大的 4 冊鄉志。

地方鄉志造史，很難稱之為一種事業，毋寧說是一種志業。在《与那国町史》的案例中，吾人看到與那國島人對於鄉土的熱愛，這裡是獨一無二，故鄉的歷史，也是認同意識之所歸。不僅是與那國島人，筆者從 1992 年起多次訪問八重山群島各島，1997 年在琉球大學訪問一年，參訪過許多沖繩本島的地方鄉鎮村落，深深為當地人對鄉土史的熱愛所感動。

不論多麼偏僻鄉壤，沖繩各地方的公共圖書館非常發達。藏書豐富，便民利用，而且必定關有一間鄉土史料室存放有關當地的史料以及相關的縣史資料。往往，公共圖書館內也兼任成為地方鄉土史編輯的中心。

如前節所述，沖繩人在戰後重建歷史的過程中，飽受人民的死難與史料被戰火燒毀的痛苦，戰後有一段時間受到美軍託管，他們亟需重建歷史以確立自我的認同。雖然 1972 年回歸日本，可是沖繩的歷史流脈與日本歷史又有很大的差異。因而，從整體出版的質量來看，沖繩人對於史料和造史的熱情，可說超乎日本其他各個縣市地方。不僅是沖繩本島行政首邑所在地，各個具有特殊文化的離島，紛紛加入「沖繩縣地域史協議會」組織，從中心到地方，都渴望找回自己的歷史，確立自己的鄉土認同。

對照於台灣，多段的歷史變化，複雜的族群組成，近數百年來殖民、墾民、移民、難民的流動，留下一定數量卻牽涉多種語言（荷文、西班牙文、漢文、日文、中文、英文）的文字書寫記錄需加以解讀。而在做口述訪談時，又必須面臨多族群語言的障礙，加上族群間立場相異，光是年代紀錄，要用日本、清、民國還是紀元，都產生困擾〔高志彬 1991：36〕。這些困境使得在台灣打造屬於人民的故鄉歷史，成為一項艱鉅無比的挑戰！

台灣史前輩王世慶曾說：「方志猶如一個地區的百科全書」，既廣也雜博，多年前即呼籲各級地方政府需設立專人專職加以編纂，然而迄今似乎仍未獲重視〔王世慶 1991：30-31〕。台灣方志面對如此艱鉅的挑戰，與那國島以至於沖繩各地方的造史運動，提供給台灣很好的參考案例。最初《沖繩県史》花費 12 年，接續《沖繩県史料》耗費 25 年，《新沖繩県史》也進行至今 20 年了，迄今，造史志業還在持續進行中。很明顯，沖繩以及與那國島的居民並沒有以短期的心態，包工趕工的作業模式，來進行責任重大的造史作業。台灣歷經 1987 年解嚴，雖進入民主化時代，造史工程仍舊艱困無比，問題出在哪裡，不同族群觀點差異要如何克服，需要有更多的討論與對話。

引用文獻

与那国町史編纂委員会事務局（編）

- 1997 《与那国町史別巻Ⅰ記録写真集：沈黙の怒涛どうなんの100年》与那国町：与那国町役場。
- 2002 《与那国町史第一巻：交響する島宇宙 日本最西端とうなんちまの地名と風土》与那国町：与那国町役場。
- 2010 《与那国町史第二巻民俗編：黒潮源流が刻んだ島・どうなん国境の西を限る世界の、生と死の位相》与那国町：与那国町役場。
- 2013 《与那国町史第三巻 歴史編：黒潮の衝撃波 西の国境どうなんの足跡》与那国町：与那国町役場。

与那国町教育委員会（編）

- 1988 《与那国島の祭事の芸能》与那国：与那国町教育委員会。

王世慶

- 1991 〈我的修志經驗與看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0:28-31。

必麒麟（著），陳逸君（譯）

- 1994 《發現老台灣》台北：臺原出版社。

正木讓

- 2002 〈与那国島の氣象特性について〉，收在与那国町史編纂委員会事務局（編），《与那国町史第一巻》与那国：与那国町役場，頁342-345。

仲原弘哲

- 1999 〈沖繩県地域史協議会20年の歩み〉，《史料編集室紀要》24:1-10。

池間栄三

- 1972[1959] 《与那国の歴史》，自費出版。

宮良作

- 2008 〈国境の島与那国島誌：その近代を掘る〉那覇：あけぼの出版。

宮良保全

- 2000 《与那国島の民俗と暮らし》与那国：与那国町教育委員会。

宮城政八郎

1993 《与那国物語》那霸：ニライ社。

高志彬

1991 〈四十年來臺灣方志纂修成果評價〉，《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0：32-36。

笹森儀助

1968 《南嶋探險》那霸：沖繩郷土文化研究会。

渡邊欣雄（編）

1978 《沖繩最西端与那国島における伝統文化と外來文化》日本文部省科研報告書。（未出版）

黃智慧

1994 〈鳥居龍藏の生涯〉，收在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館（編），《跨越世紀的影像》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頁21-32。

1995 〈東方海上的另類遭遇——與那國島與台灣〉，《宜蘭文獻》17：1-11。

1997 〈人群漂流移動史料中的民族接觸與文化類緣關係：與那國島與台灣〉，《考古人類學刊》52：19-41。

2000 〈南北源流交匯處：沖繩與那國島人群起源神話傳說的比較研究〉，《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9：207-235。

2005 〈失散的文化：与那国島の"玉祭"与其周围諸民族〉，收在福建師範大學中琉關係研究所（編），《第九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頁221-236。

2008 〈東南亞與東北亞的接合處：環「東臺灣海」海域蘊藏的學術生機〉，收在林美容，郭佩宜，黃智慧（合編），《寬容的人類學精神——劉斌雄教授紀念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485-506。

2010 〈「東台灣海」文化圈的視点から見たの島際關係史〉，收在与那国町史編纂委員會事務局（編），《与那国町史第二卷民俗編》沖繩：与那国町役場，頁34-51。

（責任校對：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 陳由璋）

